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文心雕龍卷一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文心雕龍目錄

卷一

原道

徵聖

宗經

正緯

辯騷

卷二

明詩

樂府

詮賦

頌讚

祝盟

卷三

銘箴

誅碑

哀弔

雜文

諧謔

卷四

史傳

諸子

論說

詔策

檄移

卷五

封禪

章表

奏啓

議對

書記

卷六

神思

體性

風骨

通變

定勢

卷七

情采

鎔裁

聲律

章句

麗辭

卷八

比興

夸飾

事類

練字

隱秀

卷九

指瑕

養氣

附會

總術

時序

卷十

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

臣等謹案文心雕龍十卷梁劉勰撰其書原

道以下二十五篇論文章體製神思以下二

十四篇論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為五十篇
據序志篇稱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
然隋志已作十卷蓋後人所分又據程材篇
所言此書實成于齊代舊本署梁通事舍人
劉勰撰亦後人追題也是書自至正乙未刻
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萬歷間凡經五刻其
隱秀一篇皆有缺文明末常熟錢功甫稱得

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四百餘字然其書晚出

別無顯證其詞亦頗不類如嘔心吐膽似摭
李賀小傳語鍛歲煉年似摭六一詩話論周
朴語稱班姬為匹婦亦似摭鍾嶸詩品語皆
有可疑況至正去宋未遠不應宋本已無一
存三百年後乃為明人所得又考永樂大典
所載舊本闕文亦同其時宋本如林更不應
內府所藏無一定刻阮所稱殆亦影撰何焯
等誤信之也至字句舛訛自楊慎朱謀偉以

下遞有校正而亦不免於妄改如哀弔篇賦
憲之謚句皆云賦憲當作議德蓋以賦形近
議憲形近惠憲古德字也然考王應麟玉海
曰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公望
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艤于物之野將葬乃制
作謚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然則二
字不誤古人已言以是例之其以意雌黃者
多矣乾隆四十二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心雕龍卷二萬六百二十九

集部

文心雕龍卷一

染 劉勰 撰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

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資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鍾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龜乎九疇玉

版金鏤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
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
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
峻鴻績九序惟歌勲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
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
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剏詩緝頌斧藻羣
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鉤六經必金聲而玉振

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元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劭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

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
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
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
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
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
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
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
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

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比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畧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論文者必徵於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辭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辭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

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
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
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
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

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叅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
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
九丘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
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
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
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
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易惟談天人神致用故
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章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

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訓詁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謫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削範章條纖曲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畧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

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
可謂太山偏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
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
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
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
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故
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
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

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
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
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
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
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
範耀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
世夏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僞亦憑焉夫六經彪炳
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晳而鉤識歲澣按經驗緯其僞有
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
緯奇倍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
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
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托於孔子則是堯

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乘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灾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覆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

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
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識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
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苟
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
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
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
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雖真未許
焜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紫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
紫騰沸芟夷謫詭糅其離蔚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

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涆而不縕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
固以爲露才揚己忘懃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
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
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
文依經立義駒軒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
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
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
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

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覩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恠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謫恠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狹之志也士女離坐

亂而不分指以爲樂 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
淫之意也 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
語其夸誕則如此 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觀其骨鯁所樹
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瓊詭而惠巧
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
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

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洪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範其鴻裁中巧者獮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歛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
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

文心雕龍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萬六百三十

集部

文心雕龍卷二

梁劉勰撰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折義已明矣是以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
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
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元鳥
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

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
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
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
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
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
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
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
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

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
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
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
謡近在成世間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
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
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怡悵切情
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
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躊文帝陳思縱轡

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
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
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
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
謫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
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折文以為妙或
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畧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

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
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
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儼采百字之偶爭
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
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
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
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
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

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
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
至於三六離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識回
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
情理同致總歸詩圓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
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萬天八
闔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
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
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
不一槩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
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
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

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
自雅聲浸微弱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
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
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闋其不還暨武帝
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
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
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
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通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

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
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
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
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
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
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
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
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

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
其相謳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
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訛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
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竒辭切至則拊
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
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闊於增損古辭多
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
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

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軒岐鼓吹漢世饒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龍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擣文樹辭爲體謳吟垧野金石雲陸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擣文體物寫志也

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
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
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
士萬之賦狐裘結言扱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
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宇
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
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
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

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
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
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
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
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
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
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
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

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吟奇巧
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
麗枚乘免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
鶻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兒孟堅兩都明
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
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
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
策勲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

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傳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兒蔚似雕畫樅滯必揚言
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婢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
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
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
之頌風雅序人事無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
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謳饗

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
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襄鞬直
言不諱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謀爲謗斯則野誦之變
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間摛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
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
述容公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
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
範駒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

至於班傳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襄過而謬體哉
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
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
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
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
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
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鏘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
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

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反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冶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

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
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
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勲業垂讚鏤彩摛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
微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

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
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
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
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
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元牡告天以萬
方罪已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禦
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祀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
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祔

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
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贊祀詔祭
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
蒯瞶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
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繩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
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
湯之心振子歐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
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謹呪務

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指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

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辭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蜿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

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
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
無恃神焉

贊曰

懿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飾绚
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文心雕龍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書要卷二萬六百三十一

文心雕龍卷三

梁劉勰撰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筭而招諫成湯盤盂
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
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
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滅武仲之論銘也曰
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

肅慎之楨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
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勲於景鐘孔悝表勸
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柳之錫靈公有
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恠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
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
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
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
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

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鑊戒銘而事非其物
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
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向杵之末
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
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駿駿後發前至勑銘
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
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
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

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肇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賓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升竈繁辭不已志有偏

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
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
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
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
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寶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
言乎履義典則宏文約爲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
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
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
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逮
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慙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
古式存焉至柳婁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
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

摶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濶略四句乎杜篤之誅有
譽前代吳誅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
千金哉傳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
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誅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
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
如崔駰誅趙劉陶誅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
而體實繁緩文皇誅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
誅湯追褒元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闌后稷之烈誅述祖

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
誅北海云白日幽光零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
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誅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
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覩道其哀也
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碑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
樹石碑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
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勲績而庸
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

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
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衆碑莫
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
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
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
在碑謀溫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彞一篇最爲辨裁夫屬
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
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

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鵠華頽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

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恠而不式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謡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

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愴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乘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灾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虎臺齊龍裝燕城史趙蘇秦翻賀

爲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
貴而殞身或狷急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
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
事釁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
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
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脰
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
之弔夷齊襃而無文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

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縉麗而輕清
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
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
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
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圓文情故
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
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
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
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闇業深綜述碎文瓊語肇爲連珠
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
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

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
班固賓戲含懿采之安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
間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
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
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數客咨意榮而文悴
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
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
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

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傳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
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
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
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
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
壯語畋獵窮瓊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
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
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

也唯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
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
醜捧心不闢西施之嚙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
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
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
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
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

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彗若參昴慕噭之心於焉祗攬

詣謙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睂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

內怨爲能也又蠶蠅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
典故知諧辭譴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
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
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
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
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
於是東方枚臯鋪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媠弄故其
自稱爲賦迺亦能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能

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抒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東晉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芳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譖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麌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

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能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術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贊賦已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

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抒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譏譬喻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諭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文心雕龍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左詢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文心雕龍卷六

四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萬六百三十二

集部

文心雕龍卷四

梁劉勰撰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
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使之
記己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
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于誥誓泊周命惟新姬公
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

史彰善瘅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
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
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
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寢見一字貴踰
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約
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
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
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

叙故即簡而爲名也漢滅羸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
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勅
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
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
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
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愛奇
反經之尤條例躋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
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

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
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
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
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
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
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
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
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爲立紀謬亦

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
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于後漢紀傳發源東
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辭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
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
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疎闕寡要唯
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苟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
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
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

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畧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其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

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外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苟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

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
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
害勲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逆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
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嘆息者也
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
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
瑜也姦慝徵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
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弃奇

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大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
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
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
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者也至
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
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
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
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鑿折莊周述道

以翹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
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
以策勲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
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辨以馳術歷祿而餘榮矣暨于暴
秦烈火勢炎焜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留思
子政讎校於是七畧芬菲九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
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調言兼存璵語必錄類
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

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踰駿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蜩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躡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沌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轢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犧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鴟鳥非妄

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鶻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

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
文之大畧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
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
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
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
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
體勢浸弱雖明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
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

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丈夫處世懷實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論說第十八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

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
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
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
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脩辭八名區分一
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
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
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
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傳嘏王粲

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
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
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
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
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
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
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

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
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
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為
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鑽堅求通鈞深取極
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
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
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
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
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
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
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
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說者悅也免爲口舌故言咨悅
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
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
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

九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
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
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鎬削子幾入
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婁護脣舌
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
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
筆范睢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
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

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
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
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
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
氏直稱說暉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入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
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寫其言也神淵默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
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
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
膺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
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
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
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

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詩云畏此
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勅天之
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
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
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綺不反若汗是以淮
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
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
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宏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觀戒淵

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禹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闈鮮才每爲詔勅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覲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

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惟明帝崇
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
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
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勅戒恒
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淳雷之威眚災
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
詔策之大略也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
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

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
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
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
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
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
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宏之守南陽條教爲後
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
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

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自天
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明詔爲輕今詔重而命輕者
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
風遠蹈騰義飛辭煥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

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曝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

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間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櫬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

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姦閥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釁皦然露布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盤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譖詭以馳旨輝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颶辭務在剛健挿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

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話鞶鑑吉凶著龜成敗推壓鯨鯢抵
落蜂蠭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文心雕龍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心雕龍卷五

集部

梁劉勰撰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
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嗚嗚棼棼雉雉
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
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
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

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謫諫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鷄東鰐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勲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宏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勲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

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
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
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肩典謨末同祝辭引鈞識叙離合
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
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
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
叙雅有懿乎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

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轡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煩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勸寡飈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勣對越天休述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
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
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
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

既立伊尹書誠思庸歸毫又作書以讚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不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寫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

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禍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

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雋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鷁鶴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

華章以造闢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
以章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貢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
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
馳其麗然猥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
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
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
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宸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効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敷于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勲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

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辯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王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也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寫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

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
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
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
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
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
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而按辭堅
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闇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
酌惟新日用而舊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

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謾人投畀豺虎禮嫉無禮方之鶻
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
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
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
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減
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
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
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

雄直方之舉耳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策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确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

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
無待泛說也

贊曰

皂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醸雖有次骨無
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
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

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易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筭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

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
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貸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
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
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叙長
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
翦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
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
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

安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甲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寫能不以繁縟寫巧事以明覈寫美不以深隱寫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者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寫薰桂之檮鄭人買檮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未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

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璧射侯中的
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
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
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
要術也觀晁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
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
代之變頗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
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

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不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列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雜集平堂晉策秀才而廢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渝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

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
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
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擣辭無懦對策王庭同
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尚

書尚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

歌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
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
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
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
占辭百封各意禡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
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
以任氣優柔以擇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
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

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
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
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
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
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
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
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
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憚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

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厯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

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筭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覩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

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
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徵名
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
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氏羌徵數負販
記緝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
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鬱奴則券之
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
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

詳韓非云孫宣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
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
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
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
之尤密謂之寫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
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陳也陳
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
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

弔亦稱諺。歷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

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文心雕龍卷五